

外界对日本的防疫举措有评价是“佛系”，而东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刘迪认为，这是表面“佛系”，实则更精细。

性纠纷。

### “外松内紧”与“全力检测”

虽然在彼此之间的旅行限制问题上采取了相似的“锱铢必较”路线，但实际日韩两国在疫情面前的应对措施却完全不同。

3月15日，微信公众号《华山感染》曾发表张文宏教授的文章，指出“像新加坡、日本以及韩国等东亚国家都做得非常好”。在专业人士看来，两国的防控都“非常好”，但具体怎么“好”，两国给出了自己暂时的答卷。

高兰对于日本目前的防疫措施总结为“外松内紧”、“依法抗疫”。“日本政府在疫情的宣传上为了不引起国民恐慌，采用了一种相对轻松的教育方式。”高兰对《新民周刊》说道。对于这种“相对轻松”的方式，中国留学生李强（化名）认为其主要依靠民众自觉，而非政府强制要求。

“我所在的学校2月中旬放假后，学校要求我们每天填报一个健康状况表格，并且上传。据我了解，很多企业一直也是这么要求员工的。但这些要求并非强制性的，没人管你究竟有没有这样做。和中国的社区居委会管理有所不同，日本大部分情况都是依靠个人所属的机构。”李强对《新民周刊》说道。

而在高兰看来，这和日本的具体国情有关。“一方面，日本的民众素质相对较高，公共卫生基础也比较好，他们对于公共卫生习惯的教育，甚至幼儿园就开始了；另一方面，日本现在的疫情尚未发展到非常严峻的地步。”高兰告诉本刊记者。正因如此，此前外界对日本的防疫举措有评价是“佛系”，而东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刘迪认为，这是表面“佛系”，实则更精细。“日本政府3月13日通过了《新型流感对策特别组织法》修正案。这个法案的通过要怎样理解呢？就是现在虽然他们还没有进入紧急状态，但是后面万一日本疫情恶化，安倍便可依新法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。”

在采访过程中，高兰也与《新民周刊》探讨了关于日本即将到来的赏樱季及其反映的民众心态。“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

会听从此前政府关于不要聚集的建议，但也有可能少量民众不以为意。日本民众在灾难面前相对淡定，这和日本历来火山地震灾害频繁也有关。”

虽然小池百合子在3月12日强调了樱花对于日本国民的意义，但她随后又提出：“（民众）尽量不要像往年一样，在上野公园铺开蓝色野餐垫，一起聚会玩乐”。

而另一边，韩国的疫情要严重得多。这也是导致两国的应对出现明显差异的直接原因。新天地大邱教会“超级传播事件”一度使得韩国在3月初成为除中国外当时疫情最严重国家。而在2月下旬文在寅亲临大邱一线指导防疫时，就已经提出对当地“最大程度封锁”的要求。韩国应对疫情也强调“应检尽检”。截至目前，可以说韩国是中国之外检测最积极的国家。

此外，疫情在两国蔓延至今，如何最大程度地挽救已经严重受损的经济，成为两国领导人未来一段时间不得不面对的难题。以韩国电子产业为例，根据经合组织(OECD)最新数据显示，韩国七成的电子中间品出口至中国，与此同时，韩国又从中国进口大量的中间品，近一半的电子中间品来自于中国。因此，疫情对于韩国经济产生了双重负面影响，首先从外部市场环境来看，鉴于韩国对于中国零部件的高度依赖，供应链率先受到冲击。而在需求层面，一方面来自中国的需求下跌，另一方面由于本土疫情升级，韩国本土需求也将遭到冲击。

在日本，除了继续由政府出资保障基本医疗条件，政府还计划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集体或个人发放一定补助。“目前日本的第三轮（疫情）补助已经启动，主要会补贴那些因孩子停课而受到影响的家庭，以及一些企业或者个人。”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子雷接受《新民周刊》采访时说道。至于日本政府原本期盼的“奥运经济”，如今也充满了未知。

### 东亚三国要合作

新冠疫情在中国暴发初期，日韩两国都曾尽所能援助过中国。“当时很多日本人觉得疫情离自己还很远，只是中国的事情。”